

向著真寶



向 着 眞 實
方 典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文藝一般
向着真實

著者 方 典

*
* *

有 版 權

1952年6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6000冊

1953年4月第三版上海印10001—15000冊

書號(325) [1133] 定價 洋 6,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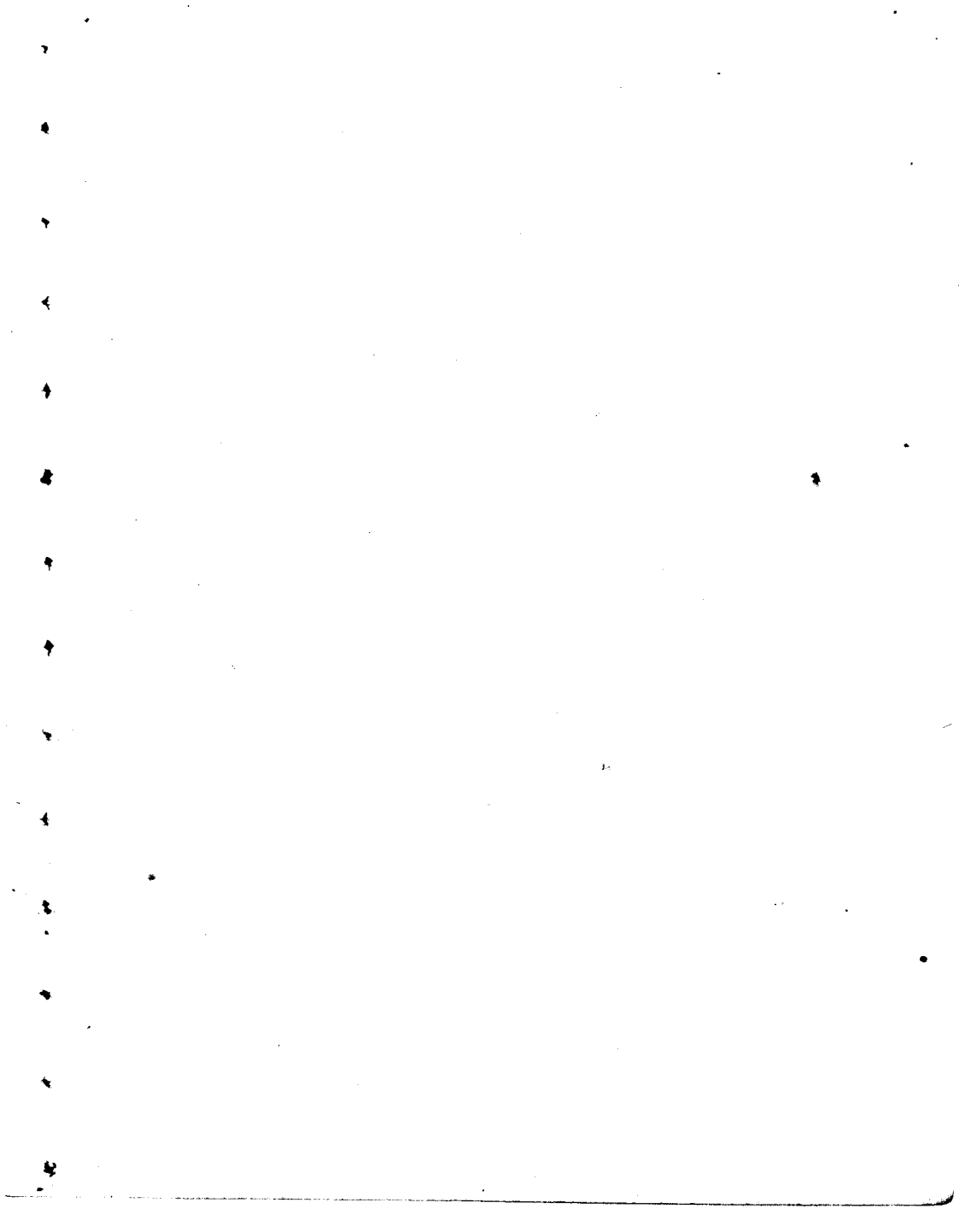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幾種誇張·····	三
用光明暴露黑暗·····	九
形式主義的柵欄·····	一五
反對『無巧不成書』的『巧』·····	二〇
『要有光！』·····	二六
將人提高·····	三三
論題外發言·····	三九
備考：	
一 抗美援朝詩創作中的一些問題（危茹）·····	四四
二 關於『斷章取義』（危茹）·····	五三
三 『論題外發言』附記·····	五六

關於『武訓傳』……………	六一
『武訓傳』與文藝批評……………	六六
『武訓傳』與『單純技術的觀點』……………	六八
紀念魯迅先生……………	九〇
魯迅的三十年戰鬥的起點……………	九四
關於果戈理的幾句話……………	一二三
關於『契訶夫與藝術劇院』……………	一二六
關於『約翰·克利斯朵夫』……………	一二九
『約翰·克利斯朵夫』斷片……………	一四四
關於金批『水滸傳』……………	一六六
後記……………	一九〇

向
着
眞
實



幾種誇張

說真正的藝術有權利去誇張，是：爲了要求作者用戰鬥的熱情突入生活去歌頌人民的美麗和暴露敵人的醜惡，爲了把自己所感受的真實強有力的表現出來使宣傳發揮巨大的力量，爲了洞見未來肯定新生的萌芽否定腐朽的舊勢力……提出誇張正是無情的打擊了自然主義的冷觀態度。今天爲帝國主義服務的小說家已經使自然主義走到了死亡的入口，他們根據了那條『平均細密』的描寫真實的原則，不僅像左拉在娜那中似的，以長篇累牘的篇幅來描寫與主題無關的歌劇院的瑣碎細節以及那個死去女人臉上的一顆顆膿瘡在怎樣潰爛，並且下流到淋漓盡致的去敘述一個人如何大便。這類真實即使如他們所標榜的達到了絕對客觀的境界，但從總的方向看來，還有比這類真實更不真實的麼？相反的，倘便是發芽於誠實的心裏，成長在真實的

基礎上，不是輕浮的向壁虛構，那麼，這種合於事實發展邏輯的必然性，從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中產生出來的誇張，却往往正是通到真實的一條道路。

誇張的目的就是爲了說出真實，而不能使真實受到傷害。早被指爲胡鬧的那種用了油腔滑調和嘻皮笑臉的態度專拿勞動人民尋開心的誇張，固然已經絕跡了。可是還有幾種誇張，雖然出於純正的動機，却也同樣的使真實受傷，以致失掉了預期的效果。

不久以前曾看到一幅漫畫，畫着一個巨無霸似的美帝國主義，脚下踩着一個瘦弱可憐的中國人民。作者的原意也許想要暴露敵人的兇殘，但一看那大小的比例，就會使人感到一種強弱懸殊很大的對照。即使是指的過去，這種不合理的對照也是違反真實性的。如果不指出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潛力，不認識中國人民前仆後繼的反抗封建的鬥爭像火一樣燃燒在過去歷史裏面這個事實，那麼怎麼能夠理解今天解放了的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說明過去受迫害受剝削的中國人民的苦難，自然是必要的，但是表現成這樣一幅軟弱無力的可憐慘狀，難道是真實的麼？

還有一幅漫畫畫着作爲美國國徽的老鷹用了鋼盔大砲全副武裝着，它上面飛翔

着四五隻口啣和平簽名紙條的白鴿，且不說在這種場合用了這種片面性的對照來表現和平民主陣線與戰爭集團的鬥爭是否合理，作者還在這隻全身披掛的老鷹前面，畫了一個公案，一個手裏拿着錘子的法官威嚴的坐在公案後面進行審判，公案上寫着安理會三個大字。難道作者忘記了就是這個安理會，由於美帝國主義的一手操縱，批准了侵略朝鮮的獸行並授予捏造的聯合國的旗幟嗎？雖然蘇聯也是安理會的會員國之一，可是那些作為美帝國主義僕傭的國家，豈不明明在安理會中佔了多數席位？固然我們應當尊重漫畫不能說明一切的簡潔鋒利的特殊性，把它當作龐大的藝術形式來要求是不對的，但無疑的使真實受傷的片面性的誇張也是必須克服的。

這類例子不僅發生在暴露敵人方面，也發生在歌頌人民方面。最近就聽到許多朋友說新現實主義要求作者採取誇張的手法，他們把誇張理解作可以離開現實生活的空洞叫喊，可以從概念演繹出來的抽象的說教。這裏就有這樣一個例子。這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個通訊員寫的通訊中的一片斷：

傍晚，戰鬥停息下去，幾百具德軍死屍遺棄在原野上，當德寇坦克上的火快要燒熄，

德軍野戰砲開回後方，這時，大家都知道拉哈爾斯基上士曾經把他的那挺機關槍掩蔽得很好，向進攻的德軍隊伍猛烈開火，斃敵五十個人。拉哈爾斯基上士榮耀啊，光榮啊！

大家都知道，杜坡特琴珂中士奮不顧身，從法西斯蒂手中奪下了四個帶傷的戰士，把他們背出了戰場。杜坡特琴珂中士榮耀啊，光榮啊！

大家都知道，紅軍戰士辛安科在白刃戰中，打死了六個德寇。紅軍戰士辛安科榮耀啊，光榮啊！

蘇軍戰士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創造了數不清的驚天動地的赫赫戰勳，這類光榮的事蹟是每天都在發生着的。我們可以相信上面這位通訊員大概寫的是真人真事，可是因為他用了空洞的叫喊代替了真實人物的描寫，所以恰恰沒有把創造了光榮偉績的有血有肉的英雄表現出來，作者的感受因此也就不能傳達給讀者。

加里寧在某次對宣傳鼓動員的演講中，曾舉出這個例子說，這種像散發糖餅一樣的把榮耀和光榮大肆發給的描敘法，是既不尊重真正英勇的人，也不尊重讀者，因為要讚揚他們，最好是真實的記述他們的行動。他向宣傳鼓動員再三指出，應當

力避喧囂，不空喊空叫，不唱高調，不帶教訓口吻。爲了給予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另外舉出一些優秀的通訊，這些作品都是寫得很真實，儼如真正的生活一樣，表現了人物的常情和心緒，甚至描寫某些頑強的性格的時候，也是真實的表達出來，並沒有把他們寫成絲毫不害怕絲毫不懷疑的人物。用加里寧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毫無矯揉造作，毫末故意誇大。』

這是不着聲明的，加里寧這裏所說的誇大，並不是在真實意義上的誇張。但是正由於誇張往往被誤解成這個樣子，所以他才把問題這樣提出來。記得魯迅也曾經說過，誇張這個字也是有語病的，所以另用廓大這個名詞來代替它。他們都是反對冷靜旁觀的描寫現實的態度，他們都是要求作者用戰鬥的熱情突入到生活鬥爭裏面。加里寧說過：『要把心靈灌輸進去！』而且根據這一點，指出了大畫家和手藝匠的區別。所以他們對於誇張這樣提法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因爲誇張如果使真實受傷，那麼誇張的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失去了力量。

真實的誇張要求作者站在現實之上，而不作一個現實的追隨者，就是必須洞見未來。即使腐朽的舊勢力依然盤據在頑固的堡壘裏，即使新生的力量僅僅在吐露最

初的萌芽，也應當根據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用明天的光照亮今天的日子，毫不猶豫的否定前者，指出它的沒落，肯定後者，指出它的光輝燦爛的前途。所以在真實意義上的誇張就不可能不成爲一個作者的戰鬥精神的要素，如果把它僅僅理解作一種形式上的手法，那麼與這裏所說的誇張將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回事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

用光明暴露黑暗

一個朋友從遠地寫信來說，他要買一本美國作家考爾德威爾著的煙草路，因為他認為這是一本暴露美國資本主義腐爛的小說，又說這本書對於我們抗美援朝宣傳的工作多少會有一點幫助。最近還看到許多文章在提到過去美國的進步影片時也常常舉出煙草路的名字。

這恐怕是一個最大的誤會。幾年前我曾讀過這本小說的中譯本，至今記憶中仍舊存留着惡劣的印象，它那把人當做動物來描寫的粗暴的否定人的態度，以及作者的比抹布還要骯髒的靈魂，當時都會使我爲之吃驚並激起了深深的反感。爲了檢查一下記憶中的這種印象是否真確，最近又找到另一美國作者根據同一小說所改寫成的劇本。據說這個劇本是前幾年百老匯上演的劇目中最紅的一個，賣座之盛幾乎是

空前的，那些口裏嚼着橡皮糖的『中等美國人』，欣賞着台上出現的被叫做『人』的動物在各種低級慾念中盲目的騷動着，這成了他們逐獵新奇追求刺激的下流口味的一頓豐盛美餐。可是任何一個有着正常的健全頭腦的人都會對它無法掩飾自己的嫌惡。

只要翻開這個劇本，讀不到二十頁，你就會讀出作者的整個靈魂的黑暗。他用那枝下流的筆津津有味的描寫着人類行爲中的獸性。這是一個即將失去土地的農民家族：窮困、污穢、懶惰、退化。他們的形狀也是醜惡的：沒有光澤的棕黑色的皮膚、堅硬的頭髮、生着一粒粒玉蜀黍疹的面孔、長着從嘴唇中部直到鼻子左面大條裂縫的豁嘴……這些人只有低級的饑餓本能和尖銳的原始的色慾。爲了搶食幾個蕪菁來塞飽肚子，一家人變得互不相識，像狗一樣的在地上滾着咬起來。至於那些無恥的色情描寫，更使人憤慨。作者把墮落的資產階級的性意識硬栽在這些下層人民身上，叫他們公開的展覽令人作嘔的肉市場。甚至轉述作者的話，都會使你有一種可恥的犯罪的感覺。

史特林堡劇中的一個陰險小人物曾說過這麼一句話：『說別人比我們壞，這也是一種安慰。』

這就是煙草路這種作者的卑劣靈魂的寫照。他企圖摧毀人類精神中一切莊嚴的東西，利用潛伏在尚未洗淨的人們意識中的落後性，使人退化到穴居時代以前的動物狀態。作者的目的可以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包含在帝國主義那條否定人的醜惡定理裏面。

目前我們自然可以把美國作家所寫的暴露文學介紹給廣大的讀者，但必須是反映真實生活的，如傑克倫敦的生活的愛和馬克吐溫的鍍金的世紀這類現實主義的作品，而不是煙草路，因為它和我們所需要的那種揭發敵人瘡疤的暴露文學無論怎麼說都是完全絕緣的。真正的暴露文學不是從血泊裏尋出閒適，不是把屠夫的兇殘化為一笑，當然更不是假藉暴露的名義來販賣色情或用自己的獸性來侮辱人這個莊嚴的名字。對於美國的勞動人民我們並沒有絲毫的仇恨，絕對沒有理由把我們的快意建築在他們的被歪曲被糟蹋以致呈現出一幅醜惡不堪的漫畫上面。這難道還用得着多說麼？

煙草路之類到今天仍被提出做為有益的暴露文學看待，甚至以為它有助於我們的抗美援朝宣傳，這說明了對於暴露黑暗這一問題仍舊存在着不正確的看法。很早

以前，魯迅就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晚清的『譴責小說』和『黑幕小說』不同於具有真正暴露性的諷刺文學，因為前者雖然『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後者『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於謗書。』這些都不是暴露文學所應採取的辦法。

這是用不着再來提出的：那血淋淋的敵人的獸行是應該紀錄的，那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霉爛是應該揭發的，那反和平的陰謀和新戰爭的準備以及毀滅文化的行為也都是應該暴露出來的。這裏最不需要的就是犬儒主義和溫情主義。至於由於封建主義所造成的勞動人民的落後性，也是可以描寫的。許多優秀的作品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的例證。但這些輝煌的作品與煙草路之類絕無相同之點。它們不是嘲笑，不是挖苦，更不是高高在上來欣賞勞動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而是凝結了深厚的熱愛，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激情做更有力的刺擊，使他們抖掉身上的麻痺，走上階級自覺的道路。

只有對於光明的擁抱力最強的人，才能夠將黑暗暴露得最深刻、最徹底、最具